

◎ 台湾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

黄春明

作品集



《城仔落车》

《儿子的大玩偶》

《看海的日子》

《青番公的故事》

《锣》

《溺死一只老猫》

《我爱玛莉》

《苹果的滋味》

九州出版社



湾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

黄春明



作品集

九州出版社

在回眸乡土中审视历史

（代序）

赵遐秋

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既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对前人文学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的必然结果。后来者总都要从反映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去学习和借鉴前人积累下来的思想艺术资料，在继承中进行不断的创新，并以这样的创新影响于文坛，为文学的更新发展积累新的艺术资料。这是一个不断地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推陈出新的过程中，那些佼佼者，常常都能在文学的发展中继往开来，作出独特的历史贡献。

黄春明正是这样的佼佼者之一。

—

在本世纪最初十几年发生的“文学革命”中，文学革命的先驱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探索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道路，结束了旧小说的传统，开创了现代化的新小说的崭新局面。

首先，解决了小说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小说如何对待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众的问题，把普通的人民群众、小人物，当作了作品中的主人公来加以描写。

文学的生机在于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命运，同呼吸。这不

仅表现为它反映人民的意志,争取实现和保护人民的利益,而且还表现为把普通人引进文学描写的舞台,使他们占据这个舞台的中心地位。

近代史上,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曾经尝试着打开这个局面。晚清的谴责小说,也写了普通的人民,把普通的人引进了文学。但是,这种引进,还留下了应该解决而又是那些作家无力解决的问题。其一,这些普通的人还不是作品中的中心人物;其二,这些普通的人还没有成为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

鲁迅不同了。鲁迅笔下的都是真正的普通人,真正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一个个又都是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而且,在作品里,这些个性化的形象还都是作为中心人物被鲁迅精心塑造出来的。意义更为深远的是,鲁迅比谴责小说作家更真实地更深刻地描写了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空前动荡生活中的那一代中国人民的面貌、心灵、气质和命运,深刻地揭示了人民苦难的社会根源。从此,中国现代小说就在这个轨迹上发展、丰富、前进了。

六十年代,黄春明带着他的处女作《“城仔”落车》步入文坛,它所显示的意义正是,黄春明步入文坛的第一步就是在为普通老百姓而写,就在写普通老百姓。他之所以积极继承并发扬五四文学这个传统,是因为,“他们是他们中间的一个”^①。

黄春明在一篇自传里写道:“我姓黄,名春明,因为在二十八年前,一个春光明媚的季节里,我是粘附在春神的足踝上的一粒发酵的种,当春的脚步降临到罗东浮仑仔(台湾宜兰县),同时我也来了。八岁那年,母亲撤下我们五个,扛走了一块墓碑,据石匠说,那块石头本来是要做成石磨子的。我是老大(故黄春明的奶名叫阿大)。我们五个是一副重担,压在曾经缠过脚连自己都

① 林海音:《这个自暴自弃的黄春明》(《小寡妇》序)。

站不稳的祖母肩上。当然,我们五个小孩子就跟着动荡了。我一直挨打长大的。”^①上初中时,又不堪忍受继母的虐待,一天,他偷偷地爬上一列由宜兰开往台北的货车,惶恐地躲在车厢的角落里。不巧,被一位搬运工人发现了。那位工人没有声张,还悄悄地抛过来一条麻袋,让他睡在里面。后来,他深情地说:“我那天晚上,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也就是从那天晚上起,了解怜悯弱小的重要”。

在小说集《锣》的序里,黄春明说,他先后两次路过一个小镇,看见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用残废的小手当摇鼓,而且,有一位油漆工出主意,在男孩手上涂上颜色,为了乞求过路人的多一些施舍。这男孩和油漆工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他就留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可能就是他的家乡宜兰。他说:“后来我认识了那个油漆工,他不喝醉酒的时候,是一个老实人。当然,我也认识了这个小男孩和其他镇上的人:像打锣的憨钦仔,全家生癣的江阿发,跟老木匠当徒弟的阿苍,妓女梅子,广告的坤树。还有附近小村子里的甘庚伯,老猫阿盛,青番公等等。他们善良的心地,时时感动着我。我想,我不再漂泊浪游了。这里是一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黄春明发现,这个小镇,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地方”,他确认,即使死后,“这里也有一个可以舒适仰卧看天的墓地,老猫阿盛也都躺在这里”。后来,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小人物几乎都走进了他的小说。《青番公的故事》里的青番公,《溺死一只老猫》里的阿盛,《看海的日子》里的白梅,《癣》里的阿发,《鱼》里的阿苍,《儿子的大玩偶》里的坤树,《锣》里的憨钦仔,以及《甘庚伯的黄昏》里的甘庚伯等等,都成了他小说的主人公,而且个个栩栩如生。近十多年结集的小说作品集

^① 见钟肇政编选《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1965年版)。

《放生》，同样表现了他对小人物，特别是对老年人的深厚感情。《售票口》就以朴实的笔调描述了老年人生存在“空巢”家庭中的种种悲惨的状态，尖锐地提出了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读后，催人泪下。

黄春明这种为普通老百姓写，写普通老百姓的文学精神，在当今的台湾文坛，代表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这个方面上，他是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

二

文学先驱为中国现代小说探索艺术道路，第二个方面是要解决小说如何反映生活，通过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或者说根本的艺术法则去反映生活的问题。

中国古典小说，本来也有好的现实主义传统。晚清的谴责小说，基本上继承了这个传统。不过，或者限于如实反映，或者旨在尽力暴露，以往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又都带有旧时代的色彩，都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畴。即使是优秀作品，往往也不能鲜明地表现出来作家对于现实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准确说明。至于超出现实去眺望未来，那就完全不是以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能肩负的重任了。

是鲁迅引导中国现代小说创作走向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会高举写实主义的大旗倡导为人生的文学，正是这新时代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作家。五十年后，黄春明在吸取前辈，特别是沈从文作品丰富的营养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地探索。六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他创作的小说有《“城仔”落车》、《小巴哈》、《北门街》、《两万年的历史》、《把瓶子升上去》、《借个火》、《胖姑娘》、《男人与小刀》等，多数发表在林

海音主编的《联合报》副刊上。这些早期作品,“都是试验性的——作者想借石问路”,^①有的是现实主义的,如《“城仔”落车》;有的受现代派影响,如《把瓶子升上去》;有的有存在主义色彩,如《男人与小刀》。对这些作品,黄春明及时作了反思和总结。比如,在谈到《男人与小刀》的时候,他说,这篇小说“是在这么幼稚的心理年龄写出来的。那时候还以为自己写了一篇世界名作哪!真惭愧。现在我把它呈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看它有多苍白就多苍白,有多孤绝就多孤绝,大家尽管笑吧!”^②这样的反思表明,“试验”获得了结果,“借石”终究“问”到了“路”。这就是,沿着《“城仔”落车》的创作路子,往前走。于是,他进入了他所熟悉的乡土题材,拥抱着他所热爱的乡土人物,找到了文学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正如林海音说的那样,“在土地的舞台上,他可以随意调兵遣将,把人物放进故事里叫他们自己说话,或拈出个人抽样特写,让他自己推动情节,整个社会成员争先恐后排队等他写”。^③在这个时候,黄春明自觉地认识并且明确地宣称:“在小说创作上,我是绝对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④

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在黄春明的笔下表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在反映生活层面上,步步深入。

鲁迅曾经说过,写小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犹如开矿一样,不仅要挖表层,中层,更要挖深层。黄春明早期的作品,只是写到了台湾社会转型期的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像《“城仔”落

① 葛浩文:《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

② 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自序》。

③ 林海音:《这个自暴自弃的黄春明》(《小寡妇》序)。

④ 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再版序》。

车》所写的只是祖母一家的悲惨命运。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就着重表现思想层面的种种问题了。1967年7月10日《文学季刊》第4期发表的《溺死一只老猫》,就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它切入到农民的思想层面,深入地反映了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农村引起的老一代农民与新的变革思想的冲突。作者虽然对老一代农民热爱土地、热爱家乡的执著感情深表同情与敬意,但对他们的迷信,守旧思想却是给予否定的。

随着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生活本质的加深认识,黄春明的小说展现出“造成弱小者的贫困和悲哀的原因”“不是上帝”,而是“社会结构使然”^①。小说形象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否一定要通过损害下层百姓的利益而获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如何受到保护?

毫无疑问,扩音机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件好事。但是,《锣》里的憨钦仔却因此失去了打锣的生计,陷入了困境。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两个油漆匠》里的阿里和猴子最终也摆脱不了贫穷的命运,猴子还从高空摔下来而死去。工商业的发展,小镇上出现了人做活广告的行业。《儿子的大玩偶》里的坤树为了养家糊口,脸上擦了粉墨,前身挂着百草条,后背挂着蛔虫药广告,沿街不停地叫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叫人瞧不起。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回到家里,卸了妆,他的儿子竟然认不出复原人样的父亲,吓得大哭大叫。

当今的现代化,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是不是一定要以损

^① 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

害憨钦仔、猴子、坤树他们的利益为前提呢？黄春明小说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借鉴作用的。

第二，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着重开掘人性美的亮点，给人以希望和力量。

黄春明笔下的人物，多数都是底层的、穷困的、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小人物，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美丽的。《甘庚伯的黄昏》、《苹果的滋味》中父子(女)之情，《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夫妻之爱，《小琪的那顶帽子》中的朋友之义，都表现了人性的善良品格。他们的物质世界是苦涩的，而精神世界却是温馨的，从而给人赖以生存下去的力量。其中，突出地表现了下层劳动人民对生活的坚强信念，一种极富有韧性的生命力量。

《看海的日子》的主人公是妓女白梅。在任嫖客凌辱的黑暗的日子里，她的心里“有时会闪现着希望”，然后就会“忘我的去捕捉”。一次，就在她和小姐妹莺莺，捕捉着“一线渺茫的希望”时，同时走进来两个嫖客，她俩不得不各自带着客人到只隔一层甘蔗板的房间里去做买卖。即使在这时，她们也抑制不住自己憧憬希望的激情，两人还在继续刚才的谈话，捕捉那一点点生活中的微光。

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最起码的是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要有劳动的权利、生存的权利、爱与被爱的权利以及作母亲的权利等等，正是人性中最基本的要求，召唤着像白梅这样受屈辱的人们去抗争，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正是底层人民最具有韧性生命力的表现。

由此可以看出，挖掘人性中的自尊自信，张扬人的生存和生命力，无疑就给黄春明笔下的现实主义增添了亮色，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这样看来,黄春明在《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莉》、《小寡妇》等作品里批判那种崇洋媚外的人的丑恶,其实质,反过来也在张扬人性中的美。俗话说,破中有立。这批小说,在批判中就张扬了中华民族自尊自爱自信的伟大气节。不过,与以往写农村小镇的笔调大不相同。70年代的黄春明,笔调是非常无情的。明明知道崇洋媚外的人也是自己的同胞,但在这社会里他们是属于不觉醒的另一个阶层,而且坠入了另一种生活,他无法刀下留情。其实,无情中蕴藏着作家的有情,黄春明殷殷期待着的,正是这部分同胞的觉醒。

第三,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同时,吸取、融会了其他创作方法艺术手段,去丰富、补充、发展写实手法。黄春明笔下的现实主义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势。

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黄春明有意浓化人物的主观色彩,用这种主观表现的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情景交融的画面。比如,《青番公的故事》有这么一段:

太阳收缩它的触须,顷刻间已经爬上堤防,刚好使堤防成了一道切线,而太阳刚爬起来的那地方,堤防缺了一块灿烂的金色大口,金色的光就从那里一直流泻过来。昨天的稻穗的头比前天的低,而今天的比昨天的还要低了。一层薄薄的轻雾像一匹很长的纱带,又像一层不在世上的灰尘,轻飘飘地,接近静止那样缓慢而优美的,又更像幻觉在记忆中飘移那样,踏着稻穗,踏着稻穗上串系在珠丝上的露珠,而不叫稻穗和露珠知道。阿明看着并不刺眼的硕大的红太阳,真想和太阳说话。但是他觉得太阳太伟大了,要和他说什么呢?

“阿明,你再看看太阳出来时的露珠,那里面,不!

整个露珠都在转动。”

阿明照着老人的话细细的观察着露珠：

“阿公，露珠怎么会转动呢？和太阳的红颜色在滚动一样”。

“露珠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啊！”

这里，流泻着的金色阳光，低着头的稻穗，轻飘飘的薄雾，以及那一串串系在稻穗上的露珠，透过青番公的主观感觉，染织成一幅声色兼备、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绚烂的画面，给人一种温馨而又动态的美感。

再超出于这种主观色彩，我们还可以看到黄春明有时竟用浪漫的手法，以深刻表现青番公的性格与气质。

徐志摩曾经称赞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与自然谐和的变术。在《济慈的夜莺歌》一文里，徐志摩说，雪莱写《云歌》时，我们不知道雪莱变了云，还是云变了雪莱；歌西风时不知道歌者是西风还是西风是歌者；颂《云雀》时不知道是诗人在九霄云端里唱着还是百灵鸟在字句里叫着。读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我们也能感受到徐志摩的人与自然的谐和。诗人化成了雪花，雪花化成了诗人，我们分不清哪是雪花，哪是诗人了。

现在，读《青番公的故事》，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青番公和自然的谐和。让我们看这一段文字：

青番公的喜悦飘浮在六月金黄的穗浪中……从海口那边吹过了兰阳浊水溪水的东风，翻过堤岸把稻穗摇得沙沙响。……

“你听到什么吗？阿明。”

“什么都没有听到”。阿明天真的回答。

青番公认真的停下来，等海口风又吹过来摇稻穗的时候又说：

“就是现在，你听听看！”他很神秘的侧头凝神地在体会着那种感觉。阿明茫然的抬头望着他。“喔！有没有听到什么？不要说话，你听！就是现在！”

.....

又一阵风推起稻浪来了。

“你没有听见像突然下西北雨的那种沙沙声吗？”

此时此刻的青番公已经和田园里的穗浪融合为一体了，在那一阵又一阵的穗浪的沙沙声中，已经溶入了青番公喜悦的心跳的节奏声了。挚爱的田园是他生命的依托，生机勃勃的田园给了他快乐。他陶醉了！

除了现实主义的倾向主观，除了浪漫主义的“我”与自然的溶汇，黄春明还用了梦境、象征以及电影的某些手法，丰富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

梦境，黄春明是用来展现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的。白梅在难产昏迷中进入梦境——一片花园，园丁却不容她进去。她据理抗争，以至竟然大声地叫了起来：“我不管！”这表现了即使是在她的潜意识里，也时时地抗拒着恶的命运。

象征，黄春明笔下的人物形象是现实世界的，有些又是超越现实的，具有整体象征的意义。青番公象征着田园的理想，憨耿仔象征着笃守人生的道德，坤树象征着为人夫为人父的情义；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朴素的老农，一个贫穷的流浪汉，一个带着面具的广告人，在写实中，又注入了一种隽永的象征意义。

70年代后的小说，如《莎哟娜啦·再见》、《我爱玛莉》等，借助于电影的“镜头”手法层层深入地多侧面地表现了人物形象的

外貌或内心世界。

三

文学前辈为中国现代小说探索艺术道路,第三方面是改变了传统小说以情节故事为主的素质,开始了以描写人物为主的现代潮流。

小说的三个要素是人物、情节和环境。作家们从事创作,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突出其中的一个要素,而使其他两个要素处于辅佐的地位,形成一主二从的统一体。为此,有人划分小说为性格小说、情节小说和环境小说。前两类,我们常见。第三类很少见,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即是。

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话本”的传统。“话本”是说书人的讲稿、底本。为了抓住听众,“话本”的特殊要求就是要有生动曲折的情节,以便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于是,情节为主的小说体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占了主导地位。

又是鲁迅开性格小说之先河,终于努力实现了情节为主的小说体式向性格为主的小说体式的转变。紧接着,这种新体式小说就面临着怎么符合中国人的民族传统的问题。这所谓的民族传统,就是在情节为主的体式小说的长期影响下,我们民族养成的文学欣赏习惯,特别是我们民族中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这就是喜欢故事性强一些,情节引人入胜一些。为此,以鲁迅为首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小说家们,都力图在创作实践上,创造出把“性格”和“情节”融为一体的小说体式,以便扩大读者面、获得更多的读者。可以说,创造把“情节”和“性格”融为一体的小说体式的过程,正是中国小说体式现代化的过程,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就台湾地区而言,黄春明的小说作出了别人难以代替的、别具风采的贡献。

这说是,黄春明的小说找到了“人物”和“故事”、“性格”和“情节”的融汇点,即人生的主线:一是以人物为主体;二是写人生的故事。这种人生的故事超越一切故事,又包容一切故事,写什么故事,怎么写种种故事,又都为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服务的。

小说《锣》堪称这方面的杰作。作品就是以主人公憨钦仔的人生命运为主线的。他是农村的打锣人。在“用得着锣的时日,三日一小事,五日一大事。所以他在镇上的罗汉脚辈里面,算是老米酒喝得最匀的一个了”。小镇上一提到“憨钦仔”的三个字,“不管识不识字,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识他”。那一阵子,“憨钦仔真是名利双收的了”。随着装有扩大机的三轮车的出现,他告别了使他过着半生无虑生活的铜锣。“他把锣翻过来放在竹眠的床底下,做杂班子来用”。他失业了,今后怎么办?这就是憨钦仔的人生故事,也是读者心目中关心他人生命运的“悬念”。黄春明不仅仅写了憨钦仔如何挣扎,如何谋生,如何碰壁,以释读者的悬念,更用一个个挣扎、谋生、碰壁的故事,比如,偷木瓜,赊杂货铺的圆糕,混入茄冬树,挨打,劝架,敲棺材,杨秀才出殡,疯彩肚子等等,去表现憨钦仔在饥饿线上挣扎时的那份“自尊”——在“利己已经不存而名也要荡尽”的时刻,他想“他不但要赢,还要顾全自己的面子”,因为他“还要和人在社会立足哪”!这样,故事波澜起伏,故事所表现的人物也就耸立起来了。

总而言之,在今天,总结在中国小说体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黄春明小说体式的经验,对当今小说的创作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目 录

青番公的故事	1
儿子的大玩偶	20
铃	42
溺死一只老猫	109
癖	128
鱼	138
大饼	148
苹果的滋味	160
小琪的那一顶帽子	183
两个油漆匠	210
“城仔”落车	240
借个火	245
小巴哈	252
阿扈与警察	256
两万年的历史	260
玩火	266

青番公的故事

青番公的喜悦飘浮在六月金黄的穗浪中，七十多岁的年纪也给冲走了。他一直坚持每一块田要竖一个稻草人：

“我又不要你们麻烦。十二块田做十二身稻草人，我一个人足够了，家里有的是破笠子，破麻袋，老梭蓑；不一定每一个稻草人都打扮着穿梭蓑啊！这样麻雀才会奇怪哩。为什么每一个农夫都是一模一样呢？所以说啊！你们做的稻草人，他们头上每首都堆满鸟粪，脑袋的草也被麻雀啄去筑巢。你们知道，现在的麻雀鬼灵精的，没有用心对付是不成的了！看看我做的吧。阿明，去把稻草抱过来。”全家十几个人，只有七岁的阿明和他有兴趣去扮十二身的稻草人忙整天。

从海口那边吹给了南阳浊水溪水的东风，翻过堤岸把稻穗摇得沙沙响。青番公一手扛四身稻草人，一手牵着只有稻秆那么高的阿明在田里走。

“你听到什么吗？阿明。”

“什么都没有听到。”阿明天真地回答。

青番公认真的停下来，等海口风又吹过来摇稻穗的时候又说：

“就是现在，你听听看！”他很神秘的侧头凝神地在体会着那种感觉。阿明茫然的抬头望着他。“喔！有没有听到什么？不要说话，你听！就是现在！”

“没有。”阿明摇摇头。

“没有？”青番公叫起来。“就是现在！”

阿明皱着眉头想了一下,随便地说:“打谷机的声音。”

“唉!胡说,那是还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深信这一季早稻,歪仔歪这个地方,我们的打谷机一定最先在田里吼。阿公对长脚种有信心。”停了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听见吗?”

“没有。”阿明很失望。

又一阵风推起稻浪来了。

“你没听见像突然下西北雨的那种沙沙声吗?”

“就是这个声音?”

“就是这个声音!”老人很坚决地说。“怎么?你以为什么?”当阿明在注意金穗摇动的时候,老人又说:“这就是我们长脚种的稻粒结实的消息。记住!以后听到稻穗这种沙沙声像骤然落下来的西北雨时,你算好了,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割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就是经验,以后这些田都是要给你的。他们不要田,我知道他们不要田,只要你肯当农夫,这一片,从堤岸到圳头那边都是你的。做一个农夫经验最重要。阿明,你明白阿公的话?”

小孩子的心里有点紧张,即使踮起脚尖来也看不到堤岸和圳头那边。这是多么广大的土地啊!他怎么想也想像不到这一片田都是他的时候怎么办?

“阿公,割稻的时候是不是草螟猴长得最肥的时候?”

“哼!在早稻这一季的收割期,才有草螟猴。”

“啊!真好,我又可以捉草螟猴在草堆里烧来吃。”

“草螟猴的肚子里不要忘记塞盐巴,我知道你们小孩子不愿吃盐巴,塞盐巴的草螟猴吃起来香又不腥。到时候我会再用稻草秆做许多笼子给你关草螟猴。你要跟阿公多合作。”

风又来了。阿明讨好的说:

“阿公,我听到沙沙的声音了!”